

孙诚

著

紫贝壳

在中西合璧的都市文明

与浪漫迷人的滨海风情中

走过不设防的青春季

见证了经济大潮中的人性善恶

与爱恨情仇的纠缠

最终融入那片蓝海的深邃与辉煌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
PUBLISHING HOUSE

国家一级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那 |

紫贝壳

孙诚
著

在中西合璧的都市文明

与浪漫迷人的滨海风情中

走过不设防的青春季

见证了经济大潮中的人性善恶

与爱恨情仇的纠缠

最终融入那片蓝海的深邃与辉煌



青岛出版社
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国家一级出版社 |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紫贝壳/孙诚著. —青岛:青岛出版社,2012.8

ISBN 978 - 7 - 5436 - 8685 - 4

I . ①紫… II . 孙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81465 号

书 名 紫贝壳

著 者 孙 诚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(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,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(0532)85814750(兼传真) 68068026

责任编辑 金 龙

封面设计 毕晓郁

照 排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有限公司

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16 开(700mm×1000mm)

印 张 23.25

字 数 330 千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436 - 8685 - 4

定 价 32.00 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(0532)68068670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 (0532)68068629

目 录

第一章 (1)

此刻,男生显然已是按捺不住自己的情欲,正紧紧搂着那个女孩深情热吻着。女孩并没有丝毫的羞怯和反抗,也在积极热烈地回应着。

第二章 (14)

雅文心头一紧:这是一张清秀俊朗的脸,轮廓清晰大方,眉宇间透着丝丝的孤傲和冷峻。而令雅文紧张的是,在他左额处有一道明显的疤痕,足有三、四厘米长的样子。

第三章 (29)

事发突然,全场人都惊呆了。回过神儿来的年轻人,一把揪住周翰强,毫不客气的狠狠回敬了一拳。随即,两人玩命似的厮打在了一起。

第四章 (44)

惊慌失措的雅文猛地站了起来,开始大声呼喊着陈海滨。怎奈,周围连个人影也看不到。雅文赶紧翻找出自己的手机,糟了!今天又忘带了!雅文慌乱得不行,急得快要哭起来了。

第五章 (50)

白天的啤酒城跟晚上比,又有一番别样的景致。“疯狂”

的烧烤在震撼的音乐中出炉；巴西烤肉“对决”新疆大串；大飞轮、海盗船、杂技马戏不时传来人们的尖叫声。置身其中，如身临“迪斯尼乐园”，又像是漫步于童话的世界。

第六章 (65)

雅文迷惑了。为了彻底找到答案，她重新找来了一些患者的医嘱单，认真研究分析起来。这一看，雅文更是吃惊不小，她又有了新的发现。

第七章 (84)

晓明顿时也紧张了起来。药品本身的事情就让晓明吃惊不小，况且现在菲儿又弄丢了那份材料！

第八章 (97)

刑亮侧脸看看他，“嘿嘿”地笑了笑，然后俯到他的耳根旁悄声道：“李主任，这儿我熟，还有特——殊——服务呐，绝对安全。小姐们个个都很正点，一会儿让你先挑……”

第九章 (111)

一走进卫生间，海滨顺手把门反锁上了。刑亮立刻紧张了起来。

第十章 (125)

李建利捏了捏沉甸甸的信封，瞄了瞄四周，又将信封推了回去，“刑经理，我们才刚刚开始，哪里好这样呢？你自己留着用吧！”

第十一章 (142)

静蕊一口气跑出了赛车场，招手坐上了一辆计程车。气喘吁吁的海滨、张凯只能眼睁睁看着车子从眼前疾驰而去。

第十二章 (156)

顷刻间，蓄势沉寂的火山突然爆发；战栗不再因为寒冷；时间却被凝固；冰清圣洁的精灵裹着爱情的烈焰上下翻飞……

第十三章 (174)

张凯想了想，说：“静蕊现在的心全都是你，你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。那好，作为多年的好哥们儿，我奉劝你一句，好好对待雅文，千万不要给我机会！”

第十四章 (191)

“那好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先……相信你……”一边嘟哝着，翰强举着的拳头慢慢滑落在了海滨的脸上，人竟然“呼呼”地睡了过去。

第十五章 (204)

听完录音，海滨一下子傻眼了，一种被玩耍欺骗的感觉油然而生！心痛得像被狠狠地扎了一刀！不会的，不可能！这不是真的！！

第十六章 (217)

“雅文！快醒醒！雅文——”猛然清醒过来的海滨，一把抱起雅文，捂住涌血的伤口，哭喊着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……

第十七章 (233)

听了原始的录音，静蕊恍然大悟：天呐！事情原来是这样！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。那个假录音太狠毒了，是存心要害雅文的！怎么办，这该怎么办？应不应该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海滨？可……

第十八章 (246)

“真的，我是说真的。”张凯有些激动起来，“雅文，如果以后再遇到什么不开心的就来找我，我……我会守护你，甚至是——一辈子！”

第十九章 (260)

水下的声音迟缓而诡异，雅文的大脑一片空白。有生以来，她第一次感到了死亡的恐惧。

第二十章 (274)

当静蕊知道了自己的病情后，反而一脸的冷漠和麻木。这让大家悬着的心更加紧张起来。唯独刑亮的表现似乎有些异常，跑前跑后的十分殷勤积极，脸上情不自禁地漾着一种莫名的兴奋。

第二十一章 (286)

当大家还没有从失望焦虑中回过神儿来时，另一个检测结果让在场的每个人都震惊不已——蓓蓓居然怀孕三个周了！

第二十二章 (296)

静蕊割腕了！鲜血正从伤口处不断涌出，雪白的床单已经殷红一片！

第二十三章 (309)

如同打翻了五味，蓓蓓再也无心体检了，赶紧推脱走开了。她要把这个惊天的秘密告诉姐姐。

第二十四章 (318)

屋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，谈话已经完全偏离了轨道。雅文的心开始怦怦乱跳，紧张、委屈、羞辱的泪水已经在眼窝里打旋儿。

第二十五章 (332)

“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”，消息就像是插上了翅膀，迅速传播得沸沸扬扬。海美医院里的空气迅即紧张了起来。

第二十六章 (340)

“站住！别……别过来！敢过来……我就跳下去！！”站到了平台边缘上的蓓蓓，面目狰狞，样子十分恐怖！

第二十七章 (354)

伴随着一阵刺耳的轰鸣，飞机缓缓地起飞了。望着舷窗外渐渐倾斜的地平线，雅文忽觉鼻子一酸，潸然泪下。

后 记 (361)

>>> 第一章

1 初春的岛城，气温回升得明显要比内陆迟缓一些。但花团锦簇的各色樱花，却早已按捺不住冰封了整整一个漫长严冬的寂寞，正争芳吐艳，把岛城的大街小巷装扮成一派欢乐的花的海洋；碧海蓝天，广阔而辽远；明媚的阳光透过湿润干净的空气，消融了大地上最后一丝寒意，到处春意融融；白色的海鸥，一只只、一群群，展翅翱翔于海天之间，它们是海的使者，浪的勇士，洪亮悠远的鸣叫合着均匀的涛声，给这座年轻而又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国际城市，带来了无限的魅力和遐想……

坐落于市中心繁华地段的医学院，在这个初春的季节里，同样处处彰显着历史的沉淀和现代医学的辉煌。淡淡的花香、草坪返青的气息混合着大海的味道充斥着整个院区，让人心旷神怡、轻松惬意。学生们来来往往，爽朗欢快的笑声不时从四周传来，使这里春天的气息更加浓郁和鲜亮了。

对于马上就要毕业的周雅文来说，此刻的心情却跌到了谷底。这段时间以来，她明显感觉到男友刑亮对自己突然忽冷忽热、变得愈发难以琢磨起来，这让雅文有了些不祥的预感。还有，刑亮跟自己虽然同校，但毕竟是外地人。现在面临着择业去向的问题，今后的工作该如何打算？是留在青岛？还是回老家博山呢……

这一连串的问题像乱麻一样，时刻纠缠着周雅文，且愈缠愈紧，她感到快要透不过气来了。今天，心烦意乱的她随手捧了本《医学杂志》，一边看，一边漫无目的地徘徊在校园的林荫路上。

“雅文姐——”

听到身后的喊声，周雅文循声望去，原来是自己的室友、老乡——陆菲儿。

陆菲儿略小于周雅文，为人坦诚直率，人长得活泼可爱。不过，有时候说话办事不太爱动脑子。即便是她自己的事情也会丢三落四的处理不好。这一点，雅文与她正好截然相反。周雅文独立性强，办事沉稳有主见，且人长得端庄漂亮，身上总是透着一股特有的高雅与时尚气质。如此亲密的关系，又因这互补的性格，所以两人要好得跟亲姐妹一样。所不同的是，陆菲儿更像是雅文的影子，整天粘在她的身边大呼小叫的。因为这，周雅文还给她起了个不雅的绰号——“跟屁虫”。

“雅文姐，我……我在到处找你。”陆菲儿显然是跑得过急，有些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“刑亮，他……他刚才去宿舍找过你，好像……有什么要紧的事情。我问过他，他什么也没说，就匆匆走开了。你的手机都快给他打爆了。那！给你！”

“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值得你这样大呼小叫的。我正懒得理他，由他去好了！”雅文接过自己的手机看了看，冷冷地说。

“嗳！他可是你的男朋友，关我什么事！不过，他看起来好像真有什么急事儿的样子。”陆菲儿无趣的一旁嘟囔道。

雅文想了想，还是拨通了刑亮的手机，“喂，这几天连个人影也看不到，又怎么了，什么事儿？”

“哦，雅文，我打了好半天的电话，现在总算是听到你的声音了。”电话的那头传来了急切的声音。

“什么事儿，快说吧！难不成又是钱的事情？”雅文问。

“哟，真是厉害！被你猜到了。雅文，你是知道的，托人办事当然要用钱的，况且是留青工作这样的大事呢！”

“好了，说吧，这次又是多少？”雅文有些不耐烦地问。

“不太多，大概四五千就够了。”

“好吧，那你晚上有时间过来拿吧！”

“好，好，太好了！哦，对了，雅文，干脆今晚我请你吃烧烤吧，岛城最

棒的！说定了，Bye ……”

挂上电话，陆菲儿开腔了，“雅文姐，他近期好像用钱挺多的，三番五次的总共有不少了吧？”

雅文点了点头，说：“他家的条件不太好，又能怎样呢？找工作这事儿得四处求人，挺不容易的。”

“雅文姐，你真会替人着想，工作的事情我也要靠你了。你上哪儿，我也上哪儿，谁叫我们是好姐妹呢？我算是跟定你了！嘻嘻……”陆菲儿一脸的嘻哈。

“呵呵，你可真是个十足的跟屁虫，我算是让你给赖上了……”说着，雅文拿手中的杂志打了她一下。

晚上，刑亮果没食言，如约带着周雅文来到了泰山路烧烤街。为此，刑亮今晚还刻意地将自己修饰了一番，头上喷了清香的啫喱水，穿了件白色的夹克衫，搭了条深色的牛仔裤，人显得更加英俊帅气。

刑亮牵着雅文的手在一处很大的烧烤摊前坐了下来。很快，鱿鱼、鲜虾、肉串等就端上来了，刑亮又跟服务员要了两瓶啤酒。

“给，五千，够不够！真是的，既然没钱还出来吃，真不知道你脑子里整天想些什么！”雅文从手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了刑亮。

刑亮接过信封，看也没看，直接揣进了自己的衣袋。他快速咽下了口中的一大块鱿鱼，迫不及待地说：“雅文，你真好，从我们交往这一年 来，你给予我真的是太多了。请你吃这个，有些寒酸了，等我以后发达了，一定好好补偿你！真的，一定！”

看着刑亮炯炯的目光和信誓旦旦的表情，雅文放下了手中的肉签子，给自己添了满满一杯啤酒，举到刑亮的面前，说：“我从来都不缺钱用，对钱也没有什么过多的依赖。说真的，你能为自己、为我们今后的生活打拼，我就很知足了。来！冲你这句话，敬你一杯！”

酒一下肚，刑亮的脸有些微红了，话就更加直率起来，“雅文，你真幸福！你看，你有个搞陶艺的爸爸和哥哥，手里就从来没缺过钱。不像我，

父母都是农民。唉！你可能真不知道穷日子的滋味啊！”

“那有什么？不管以后怎样，记得好好报答他们就是了。”雅文随口说，“哦，对了，工作联系得怎么样啦？”

“哦，哦！差点给忘了，这段时间我认识了黄岛一个医药老板，公司很大，关系圈子很广。那里的月收入很高，而且还有很多的‘外快’可赚，我想我们以后可以加入的。”

“你是学医药的，比较对口。我可是学临床的，对我恐怕不适合。再说，我可不想赚什么不明不白的‘外快’。”雅文非常认真地说。

“行，行——我们雅文的医德高尚，视金钱如粪土还不行吗？”刑亮嬉笑道。

一句话，把雅文噎得不行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刑亮便赶紧满脸堆笑地举起了杯子。

乘着舒爽的晚风和微微的酒意，两人随意游走着。

夜幕下的岛城，流光溢彩，绚烂多姿，到处是耀眼的华灯，跟白天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景致。街道两旁的樱花，在霓虹灯的映衬下，显得愈发厚重起来。宽展的树冠缀满了密实的花团，似乎要铺天盖地一股脑儿地积压下来。而有些早开的单樱，此刻则开始陆续凋谢了。风过处，洁白的花瓣纷纷洒洒，像是一场花瓣雨，又像是冬天里的飘雪。

轻盈洁白的花瓣不时飘洒在雅文和刑亮的头和身上，两人被岛城春天这诗情画意般的夜色给陶醉了，打心底更加迷恋和喜欢这座现代的国际化都市了。

走到路旁的一个开放式的小花园，雅文跟刑亮找了个休憩长凳坐了下来。春心荡漾的刑亮顺势搂过了雅文的肩膀，深情款款地说：“雅文，你真漂亮，特别是在这样的夜色里，你就是我的花仙子……”

从刑亮的眼神里，雅文似乎看到了什么，她也非常喜欢眼前的这个白马王子般的刑亮。但矜持战胜了情欲的冲动，雅文还是用力地挣脱了刑亮的手，说：“放开，想干吗！老实点，别怪我不客气！”

自讨了个没趣的刑亮只好作罢。不过，他迅速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

小小的锦包，放到了雅文的手里。

“怎么？是什么？”雅文问。

“给你的，打开看看吧！”刑亮神秘兮兮地说。

雅文打开一看，是一条亮闪闪的项链，“哪儿来的？”

“放心吧！不是偷也不是抢的，这是假期里我做家教挣的。喜欢吗？”刑亮满脸得意的样子说。

“本来就是用钱的时候，还花这样的钱，真不知你是怎么想的！”雅文埋怨道。

“好了——好了，18 k 铂金的，不贵。都已经买了，来！我给你戴上看看！”刑亮麻利地给雅文戴上了项链。

事已至此，雅文也不好再说什么了。摸着精致滑爽的项链，雅文的心都快醉了。忽然，她站起身来，在刑亮的脸上留了一个浅浅的吻，然后转身跑开了。

兴奋的刑亮在后面追喊了起来……

2 一连好几天，又没有了刑亮的消息。嗨！管他呢，干嘛要这么多的担心呢？雅文心里这么想着，惴惴不安的心还会好受一点。于是，又可以静下心来撰写她的那份毕业论文——《外科与微创》。这是她在附属医院实习时，就一直在酝酿考虑的课题。

今天，学校图书馆里的人不多，很是安静。雅文正认真地查阅着一些图书资料，还不时地在笔记本上写写记记。忽然，雅文设置在静音上的手机“嗡”了起来。一看，竟然是哥哥周翰强打来的。于是，她快速走到窗户旁接听了起来。

“喂，妹妹，好长时间没有你的电话，爸爸让我问问你，最近好吗？”电话里传来哥哥的声音。

“哥，我很好，没什么事，临近毕业了，所以杂乱的事情多了些。爸妈他们都好吗？”雅文问。

“嗯，都很好！不过爸说你的银行卡最近用钱很频繁。他担心你是

不是有什么事情，所以要我打电话问问你。”

“哦！是这样，也没什么了，只是为了留青找工作的事情，我不会乱花钱的。也不知道卡里面还有多少，让咱爸再给存点吧！求哥哥给多美言几句吧！”

“那好吧，没事就好！机灵鬼，看来你是真想留在青岛了。爸妈其实不想你这样，认为女孩子家家的还是回来守在身边的好。哦！对了，你跟刑亮的关系进展如何？跟哥说说看。”

“还行吧，他人还可以，最近他一直在为我们工作的事儿努力着。其实那些钱也都是花在这上面了。不过也没什么，毕竟工作是个大事情嘛！对了，哥，我跟刑亮的事情你可千万不要告诉爸妈，等以后时机成熟了，我会跟他们讲的，好吗？”

“行，放心吧！哥哥明白你的意思，我想咱爸妈也不会反对的。对了，妹妹，告诉你个好消息。咱爸设计的一套‘雨点釉’茶具，在这次的国际陶瓷博览会上获得了金奖，被一家日本企业高价收藏了。我想，爸爸给你存再多的钱也不成问题。呵呵……”

“是吗？真的吗？！这太好了！哥，替我先祝贺咱爸了，还要谢谢你……”

.....

雅文的确从内心感到高兴，但并不是因为钱的事情。她知道，多年来爸爸开办陶瓷厂本来就够辛苦的了，而且一直还在潜心研究博山古老独特的釉瓷工艺。虽说是现在上了点年纪，但终于看到了成功，也不枉费他这么多年来的心血了。雅文可真替爸爸高兴。可一想到自己当年跟家里拧着，一心要考医学院的事情，她的心依旧感到了愧疚。好在有哥哥的袒护，并主动跟爸爸学习陶瓷制作，这才最终成全了雅文学习医学的梦想。

看时间不早了，雅文收拾好资料正准备离开图书馆。忽然，电话再次“嗡”了起来。这一次却是陆菲儿打来的。

“喂，雅文姐，还在图书馆吗？快些回来吧，我有事情跟你商量。”

“好吧，你等我。”

宿舍宽敞明亮，温馨干净。此刻，陆菲儿正坐在自己的床上，手里摆弄着电影《长江七号》里的那只绿色的“七仔”，很是无聊的样子。

“喂！跟屁虫，有什么急事儿？”一走进宿舍的雅文开口问道。

“哦！雅文姐，这么快。”菲儿忽地激动起来，“刚才听王帆讲，‘海乐迪量贩式 KTV’真的很好玩。她家在黄岛，对青岛的情况再熟悉不过了，所以她以前跟朋友们去过。可我们还从未去过那样的场所。所以我想，眼看就要毕业了，今晚让她带我们俩一起去看看，都说好了。”

“那么前卫的娱乐场所，我们怎么好随便去呢！算了吧，我还要赶论文呢！”雅文说。

菲儿很是失望，“我们从来没去过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比我还保守！我们就去一下下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，求你了，雅文姐，我跟她都说好了，怎能言而无信呢……”

看着菲儿满脸哀求的样子，雅文沉思了片刻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真赖不过你，被你打败了。那好吧，就这一次，只一次哦！”

菲儿一听，竟然兴奋得把“七仔”一下子甩出去老远。

晚饭刚一结束，陆菲儿就迫不及待了。她不时地催促着大家，要行动再迅速一些。

夜幕降临，乘着习习的海风，一行人搭车来到了“海乐迪”。这里早已是霓虹闪烁、车水马龙了。怀着好奇与忐忑的心情，雅文、菲儿在王帆的推搡下，懵懵懂懂地走了进去。

天哪！这是个热血沸腾的世界，震撼的天堂！旋转闪烁、五光十色的灯光让人目眩，震耳欲聋的“重金属”Disco 曲子，快要把人的心脏震出胸膛。年轻时尚的男男女女，装束前卫鲜靓，正合着强劲的节奏，站在舞池里和舞台上疯狂摇摆扭动着。

大家找了处不太显眼的位置坐了下来。菲儿的眼睛显然是不够用了，几乎大厅里的每处角落都会引起她浓厚的兴趣。

“啊！”突然，菲儿捂着嘴、盯着不远处的一张桌子，愣住了！

雅文、王帆好奇地顺着她的目光看了过去。这一看，着实让雅文也惊呆了！

不远处的那张桌子坐了两个人，正好侧对着雅文她们。虽然舞厅里的灯光忽明忽暗，但看过去还是真真切切的。两个人，一个是身穿束身低领衫，发式蓬松夸张的妖艳女孩；一个是皮肤白皙、轮廓俊美的男生。而此刻，男生显然已是按捺不住自己的情欲，正紧紧搂着那个女孩深情热吻着。女孩并没有丝毫的羞怯和反抗，也在积极热烈地回应着。

没错！那个男生正是刑亮！

看着刑亮意乱情迷、龌龊不堪的样子，大家都惊呆了！雅文感到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，极度的羞辱和愤怒，又让她感到一阵阵的恶心和眩晕。

“雅文姐……雅文姐，我们，我们回去吧！”回过神来的菲儿一边拽着雅文的衣袖，一边唯唯诺诺地说。

王帆很机灵，迅速坐到了雅文的对面，用身体挡住了雅文的视线，“对，对！雅文，毕竟来这里的闲人多，我看我们改天再来吧！”

“放手！”雅文用力甩开菲儿的手，“腾”地站了起来。

菲儿、王帆呆若木鸡、不知所措，眼看着雅文怒气冲冲地走了过去。

烈火情欲、忘乎所以的男女，似乎是感到有人站在了身边，于是，慢慢松了开来。刑亮怎么也不会想到，睁开眼的瞬间居然看到的会是雅文，一下子呆住了，大脑一片空白。

“雅……雅文，你……你怎么……会在……在这里？！”刑亮连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。

那个女孩看看刑亮，又瞅瞅雅文，疑惑地问：“怎么了？她是谁呀？！”

“流氓！骗子！！”早已是怒不可遏的雅文，顺手抄起桌子上满满一大杯啤酒，奋力泼在了刑亮的脸上。

措手不及的刑亮一下子被满脸的啤酒呛到了。飞溅起的酒水又溅

了那女孩一身，正顺着她那光滑裸露着的乳沟流了下去。

“你！你他妈的！你谁呀……”女孩窜起身胡乱地擦着。

“啪！”又一杯啤酒却是在那女孩的脸上飞溅了开来。而此刻，雅文的手里就又多了个空杯子。

“你……你他妈的疯啦！”女孩伸手抓向了雅文。刑亮见状，赶紧起身拽住，嘴里颠三倒四地说：“雅……雅文，你听我给你说……解释……”

“还给你！”雅文一把扯下了自己脖子上的项链，用力甩在了桌子上。她强忍着泪水，冲开围观的人群跑出了迪厅。菲儿她们只好跟着跑了出去。

那个狼狈不堪的女孩，一气之下也跑开了。刑亮慌忙收起桌子上的项链，紧跟其后，“蓓蓓……蓓蓓……等等我……”

围观的人群似乎看出了些门道，哄笑而散了。

一回到宿舍，泣不成声的雅文把她与刑亮的所有照片撕了个粉碎。最后，筋疲力尽的她只能是趴在床上不停地抽泣，任凭菲儿她们怎么说劝也无济于事。

此刻，雅文的心连同那满地的照片都已经彻底粉碎了。想想过去的点点滴滴，刑亮的甜言蜜语、关心体贴；自己的一片痴情和美好憧憬，到现在居然全都是假的！她简直不敢相信刚才自己的眼睛。她宁肯希望那一切都是幻觉，不是真的，是一场噩梦！

第二天，雅文突然发起了高烧，头痛欲裂，浑身的疼痛让她连床都起不来了。

菲儿赶忙找来了校医，给雅文挂上了点滴。看着双目紧闭、脸色憔悴的雅文，菲儿愈发伤心难过。

“算了，雅文姐，我们都没想到刑亮会是这种人。别难过了，幸亏让我们及时发现了。”菲儿竭力地安慰着雅文。

雅文滚烫的泪水再次涌了出来，菲儿赶紧伸手帮她擦去。雅文慢慢